

目 次

九月的玫瑰·····	戴當萊 R. Dieudonne
可憐的把戲·····	波萊斯 C. de Prolles
露瑞夫人·····	法郎士 A. France
嫉妬·····	波地 F. Boutet
他們的路·····	巴比塞 H. Barbusse
深夜的一吻·····	雷佳遂 L. Lacaze
死的朋那德·····	耶路沙 A. Arnoux
麗斯·····	壁薩 R. Blyet

深夜的一吻

雷佳遂 L. Lacaze

鳩麗亞同馬西並沒有由人彼此介紹過。他們僅是有一天在一家繪畫展覽會裏偶然遇見。

兩人同時一聲“啊”的讚嘆便作了一切的開始。鳩麗亞對於繪畫的鑒賞是這樣的深湛，這使她忘去了平素一切的性格。她向來對於無名的恭維是一例不睬的，好像對於她黑頭髮的美一樣。

雖然如此，但是當馬西請她同他一陣去流覽其餘各室的時候，她竟毫不躊躇的隨了走去。人的心兒有時竟會有怎樣古怪的破例的舉動。

這位少婦，這一天所處的情形，好像是在秋天的一種溫柔的影響之下一樣，這個愁人的美麗的時節，他的神秘的哀愁正永遠是一個對於反抗的挑撥。黯的企黃的葉兒，在他的富麗的色彩還未敷遍之先，輾轉着扭着緩緩的落下。悶人的空氣中似乎帶着風雨欲來的意味，一日以來，鳩麗亞始終在重複的吟着那起頭是這樣的一首詩：“巴黎在她的臉上罩上了面幕。”

她傷感的想着家庭生活的快樂，燈影昏黃的亮光，香氣與茶爐低吟之中的舒適的安樂椅。

是因了她的夢想，她才順從了她的誘惑麼？還是因了他們兩人共同這樣稱讚着的藝術作品的魔力。

鳩麗亞同馬西並肩的走着。

“夫人，你是一位藝術家麼？”

“不能說是，但是我是一個天生的美的愛好者，僅是這個已足使得我的批判十分的精利。你呢，先生，是一位畫家麼？”

“不是，夫人，我以前是英國公使館的秘書。我

的父親是一位舊派的軍官，是非常切望我成一位外交家的。但是後來那全世界的悲劇（歐戰）開始了，因此我現在正與許多別的人一樣，是一個被犧牲者。

“你在戰時受了傷？”她問道。他肯定的點了一下頭。她已經看出他的手杖是握在左手裏的，他的右手已毀傷得不像樣了。”

她羨慕的望着他，注意着他的沉默。她覺得他是憂愁，不快樂，因此她的心上充滿了一種極大的憐愛，自己完全掩飾不住了。

他感到了一陣同情的波潮，因此他將眼睛望了這位少婦嘆道：

“啊，你的人真好。”

鳩麗亞同馬西彼此又見面了，起初是不時相見，後來是常常。

因了大家的融洽，他們往還的距離漸漸的短了。他們各人同時都在向了各人走來，但是各人都因了不同的原故。鳩麗亞是爲了一種渺茫的意念所吸引，覺得她的新的朋友是一位戰事的被犧牲

者。這可怕的悲劇，她的已故的丈夫也是因這個而死的，曾引起了那樣許多的不幸，這使她天然的對於旁的戰事犧牲者的痛苦有了同情。

她看出他的內心是疲憊，受着壓迫；已經是精竭力疲，無論是在精神上肉體上；她的婦人的仁慈的天性在她心上動了起來。她想聚起一切看護婦的那種摯愛，來安慰這樣神祕的創傷的痛苦。她真能醫好他們麼？

馬西，是立在另一點上，整個心兒的在愛着這位美麗的少婦，快樂，有學問，仁愛，他視她的友誼為自己的榮耀。他覺得自己是立在一位比他優上的人兒的面前，但是他仍舊坦然的接下他所不值得受的那種富麗的貢獻。

他覺得自己非常的得意，能夠同一位衣飾漂亮的女性在一陣，她的流露正好像一向都是這樣的養尊處優。他為旁的男人的嫉妬的視線所陶醉。鳩麗亞將她自己包圍在裏面的那一道神祕的紗障，他還不能全個的看清。他推想她，無論怎樣，一定是有獨立的資產，過着比較奢華或欠一點的

生活，而且在社會上是處着那一種每個人都以承認爲榮幸的地位。他對於這個已經在關心。

鳩麗亞與馬西友誼的開始是建築在所謂精神的戀愛上。這位年輕的婦人從愛情和她情人們的競爭上所受的苦已經受得够了。她在馬西的友誼上祇以精神的快樂相視。除此之外，她從不曾忘去了她的使命。

她很精密的想透視她朋友的靈魂。她不能成功。這一塊地正好像輾沙一樣的浮滑。但是耐心一下……

有一天在一家酒館裏，當他們吃飯的時候，他們開始了談話。電炬放着水晶樣銀器樣的光輝。四週都是笑語同歡樂。空氣中充滿了香粉的意味。香檳酒瓶兒叮噹的聲音不時可以聽見。這正是一個便於傾心相訴的極好的時刻。

馬西提議說儘是喊着“先生，夫人”未免太蠢。這使得什麼人都在注意他們。鳩麗亞說這雖沒有什麼大關係，但她也以爲他的話是對的。因此不再多纏，他們決定屏除一切的客套，彼此僅是爽快的

稱着“馬西”同“鳩麗亞”。

馬西同鳩麗亞！這真動聽！由於極純潔的信任，這位少婦將她心兒的秘密向他披露了出來，這正是一件極可貴的贈饋，引起他的極大的快樂。她正是一位在一個神蹟之前的聖母，她的展開的手賜下了命運，希望同快樂。

這是無庸再疑惑的了。在友誼的掩飾下，愛情已經潛行溜了進來。多麼可羞。鳩麗亞感到了一陣悔懊的苦痛。

“這是命中注定的，”她想。“這是不可避免的。兩性一接近，總免不掉燃起這躲不脫的星火。多麼可羞！”

這位少婦迴想着。她的思索棲在她以前結婚的生活上，這當她是一個寵兒一樣的不可忘的時代。她已經領略了幾年——啊啊，真是太短了！——一種幾乎是天堂一般的幸福。她已經嘗到了愛情的永遠的純潔的最好的滋味。

死神一點不顧惜的毀壞了一切。鳩麗亞於是也同她領略快樂一樣的領略到了憂愁。她覺到自

已是在孤獨的活着，自己沉在像是失去了自己一部分一樣的昏惑中。

但是創傷的人時常依然能在他的創痛中過活的。她將她的眼淚從世上掩去，淡泊的向前過着。她活在上，但是不是靠了這世界而活。她的不滅的記憶扶助了她的一切。

好，這一切之中將要有怎樣的變動？沒有什麼，在她生活的方式上沒有什麼可變的理由。我們不能這樣的說，一點憐惜的意念，就是以毀壞她自己崇拜的聖殿或王位。

真太蠢了！她沒有什麼事值得煩心。馬西決不足挑動她，她的這堅強的意志，因了憂愁的爐火的鍛煉，曾經爭鬭而克服了一切患難的。但是即使她覺得自己是未能忘情，她對於自己依舊有相當的信任存在。

沒有什麼可怕的理由！就是馬西以熱情的眼睛向她注視，這也不要緊什麼，她可以置之不問。因了對於自己個性的能力的信任，她反而想利用她朋友的弱點，以謀他們共同的利益。他不是向她說

過，在她面前他是一切都聽從的麼？她要將他來試驗一下。他愛她？她要利用她的力量，喚起他的天賦的能力，從他裏面造出一個新的人來。

戲院裏是黑暗的。梵俄鈴搖着他們淒厲的絃響。在台上，演員的動作同散下來的燈光起了極強烈的對照。這正是一種極動人的極奇幻的景象。緊緊的兩人靠在包廂的一角，鳩麗亞同馬西正看着台上演的一幕少年維特的歌劇。

這兩位朋友都因了那美麗的動情的音樂而感動。但是每人在自己的方面，多少尚在那裏抗拒着。他們兩人的心在一起跳動着，但還不會成爲一個。她們握着手，但在內心上各人仍是離得很遠。

鳩麗亞是爲深澈的情懷所克服，這種是現在她面前的，這種使她回想起過往幸福的甜蜜時刻的。她想起那多情的言語，那曾經有一次在她耳畔低語着，她是那樣快樂的聽着的。因了這“不再有了”的殘酷的思想，感傷的眼淚從她慘白的頰上

流了下來。她感到自己有戰勝憂愁的能力，但是好像有什麼強拗的勢力在驅使着她一般，她止不住重複的說着“不再有了，不再有了。”

她正是已往的記憶的一個俘虜。

馬西却是相反，祇在眼前的事件上活着。他沉醉在這歌劇的戲劇的動作中。他似乎在維特同自己的感覺上尋出了一個恰巧的類似，他自己也同戲中英雄一樣的在不快樂着。

但其實不是這樣。正是完全相反。現在，他覺得他的愛情的目標已經近在他的身旁。他夢幻着奇怪的梦想，他們對於未來的希望也增加了。鳩麗亞始終想做一個友伴，一個親密的侶伴，一個純潔的朋友。這是假的！

這個少女，她能因了舞台上一位不幸的情人而流淚，她難道不終於也是多情的麼？她的傷感洩露了她自己的真面目。他覺得他此刻已經看透了

她。

啊啊，他正是一個在迷宮中徘徊着，沒有人給他指點出路的。

當臺上的幕最後一次的垂了下來，當演員對於觀眾的稱讚表示他們最後一次的答謝時，鳩麗亞機械的站了起來。馬西將她重毛的外套披在她裸露的肩。一部街車將他們送到這位少婦的住所，他然後從這裏走去。他們在車中緊緊的靠在一處。馬西試着向鳩麗亞訴說他對於她的愛，但是他的話引不出回答。他想着她的沉默正是她應允的表示，於是他輕輕的將他的手去圍住這位少婦的腰。他漸漸鼓起勇氣，將她向了自己身邊擁來。她的頭緊靠着他。在她這樣絕對的信托中，她是多麼美麗。她的額上是慘白而汗濕。她的精巧雕成的鼻尖在顫動着。她的兩頰正好像透明的玫瑰花瓣。她的大而黑的眼睛正是兩隻神秘的深井。她的嘴正好像一枚稀奇的藥物，她的甜蜜的內汁正足以引動任何人的。馬西俯身下去，渴望着想一嘗這瓊漿的滋味。突然，鳩麗亞推開了他，一直縮到車廂的那一角去。

“不錯，馬西。你在想到什麼？你想做什麼？”她半怒的質問着。

“原諒我，”他懇求着。“鳩麗亞，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我不知道……”

“聽我的話。”

“祇有一個條件。”

“好。”

“改變你的性格。工作。使自己有點作爲。”

“然後你就愛我了麼？”

“或者。”

“我敬愛你。”

馬西約定鳩麗亞在 Pavillon de Flore 相見，這是一家在 Boulevard St. Germain 的咖啡店，是學生同藝術家們時常到的所在。在這裏，你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方言；在這裏，你可以找出各個種族的代表。

“鳩麗亞，”他開始了，“我所以要請你到此地來，是因了在此地，我才又過起我學生時代的生活。

我決定要工作。”

“真的麼？”她反問着。

“你還祇一半信任我。”

“但是我極希望我能相信你。”

“我馬上可以將證據給你，我已經在開始工作，不過我還不能有什麼拿出來給你看。這不久就可完畢。”

“到那時，我一定可以看到好的意外的東西。”

他遲疑了一下。他的臉上露出一種憂黯的表現。

“鳩麗亞，聽好我的話。我請求你的憐愛。你要將你自己視作是一位審判官。我在向你披露着我的靈魂。我有事要向你懺悔。我曾經欺騙了你。”

他握住她的手。

“這種欺騙第一步先要令機會來負責。我順隨命運的工作，是因為這樣我可以在你的眼中多增一點價值。”

“你以為我是一個戰事的被犧牲者。我實際連戰也不會打過。我的懦弱阻止了我去打仗。”

“那麼，你自認識我以來，你就在向我說了謊話。”她緩緩的說。

“我既知道僅是這樣才足以使你憐愛我，除說謊以外當然沒有什麼旁路可走。”

“你真可恥。”

“饒恕我！”

“我受不了欺騙。”

鳩麗亞感到了一種破滅的悲哀。她將她的顧惜同憐愛給了旁人，而旁人並未得到她的好處。況且，她或者會失去一切的機會。他或者會永遠改不脫他內心的性格。也罷，任是怎樣，她終要試一下，她終想將他引上正路。

兩日以後，鳩麗亞又回到了Pavillon de Flore。馬西用一種神秘的微笑歡迎着她。他用着小孩子急於想宣佈他的玩具的秘密的眼光望着這位少婦。

她在未講話之先靜了一刻。然後她開始問他：

“你說帶一點好的東西給我看的。”

“在此地。”他回答。

他從他的衣袋中扯出了幾頁原稿，他將牠們展在鳩麗亞的面前。

“這正是我們的小說，或者也可說是一位可憐的人遇見了他的理想的小說。這誠然不能說是小說，但是在他夢想的魔力之下。於是這就成了一件藝術的作品。”

“我極希望牠能成功一部真的小說，”她說。

“我愛你，我親愛的鳩麗亞。”

“我也感到了光榮，馬西。繼續寫下去。”

“我答應你，我所愛的。”

鳩麗亞感到了驚異和奉承。這第一次的結果是出於感謝之外的，因為她知道這樣的一種力量正是怎樣的代表了牠的性格。這使她對他益加的溫柔。

這個試驗繼續了下去，馬西照規矩的工作着。鳩麗亞忘去了因馬西的話所引起的不快。

竟發生了這樣的變動。

好幾天以來，馬西不會再將他的工作給她看。他甚而至於避免着提到這個。

“你的小說寫成怎樣了？”有一天晚上他們照例的在Pavillon de Flore 相見時，鳩麗亞終於這樣提出了詢問。

“你沒有耐性了麼，鳩麗亞？”他反問着。

“你麼？你要預備毀掉你所承認的麼？”

“我不能，鳩麗亞，這不是我的錯處。啊啊，我看你好像已經在動怒了。”

“我忍不住自己。”

“你對我生了不快麼？”

“是的，你將我的什麼東西都拿走了。我的憐愛，我的信任——”

“你的愛。啊，鳩麗亞，你的愛。不要將這個也從我手裏收回。”

“多麼難堪，”她噉咕着。

“你厭棄我了？”

她不回答。一道障礙在他們之間生了出來。這位少婦重行又感到她自己一人是孤獨着。她想將馬西從他的無情中激刺起來。她失敗了。這僅是一件神蹟。她此刻已看出這是完全無用的。

“鳩麗亞，”馬西低聲的說，“鳩麗亞，向我說你是愛我。”

“我們走罷，”她回答，從桌上站了起來。

“不要跟我一陣走，馬西，”她堅決的說。

“遵命，”他答應着。

“已經是遲了，”他又接了下去，“再望我一次罷。你走了以後，什麼便都是黑暗，你現在又正要離開我了。”

她了解了他的意思。她冷冷的向他吻了一下，好像吻着一位極疏遠的表兄弟一樣，好像吻着一個要死的囚犯一樣。

鳩麗亞從黑暗中消逝了，剩下馬西一個人孤獨的徘徊着……